

◇陈伯华(口述) 黄 靖(整理)

陈伯华回忆录(十二)

北京全国会演获一等奖

人物春秋

记得会演的那天，台下坐着的评委中，就有德高望重的“通天教主”京剧前辈王瑶卿先生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艺术大师。当时我感到少有的胆怯，但崔嵬导演却很沉着，他满怀信心地鼓励我说：“伯华同志，真正的艺术品是要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观众鉴赏品评的。你已经是有经验的老演员了，不要因怯场而妨碍了艺术的充分发挥。”

崔嵬同志谆谆告诫的几句话，像定音鼓般，使我那颗有点悬着的心稳定下来。当锣鼓琴瑟一响，金丝绒大幕拉开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和赵艳容融为一体。我轻移莲步，款款出场。

首次出场，我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路子，没有什么技巧的展露，一般来说戏是冷的。但要从平淡中见奇，冷中见热，因此我利用了武场，将鼓打得很急，却减慢了小锣的节奏，让她随着小锣的慢节奏上场。这就和装疯的骤动形成强烈对比，就像电影里的推镜头一样。此后的表演，我借鉴了梅先生的细腻文静，又发挥了汉剧的粗犷泼辣。在赵艳容的装疯中，我将旦(青衣)贴(花旦)糅为一体，同时根据人物和

剧情需要，大胆而巧妙地借用了许多花脸、小生的动作，并将汉剧《活捉三郎》中的鬼魂的某些造型动作，也衍化到装疯的表演中去了。如赵艳容损花容、扯乱衣裳装疯时，我先是圆瞪眼睛斜看着站在她左边的乳娘，慢慢黑瞳孔转到眼中间，接着眉毛一扬，眼睛一亮，但这一亮马上又黯淡了下去，并且显出一阵散光，瞳仁在眼中微微震晃。这几个眼神的运用，表达赵女内心的复杂感情。然后，我安排了一个凝坐不动的静止身段。接着赵高问道：“我儿敢莫是疯了？”这个“疯”字即启发了她，于是她随机应变地跟着“崩登仓”一个“单槌”，陡然侧身挺立而起，两眼直视，头颈僵直，两袖下垂，下肢不动，慢慢摇晃着向赵高逼去，迫使赵高不得不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后退。这些准确、夸张的动作，用到赵艳容身上，表现出她借机装疯的机智，疯而不癫，媚而不俗，优美而又有力地揭示了这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被迫装疯的内心矛盾。

在唱腔上，过去在唱[反二黄]和[西皮散板]的时候，感觉有些“子腔”很含糊，没有揉出来，音调比较刚硬，音乐性不够丰富，因而表达感情的力量也觉不够。现在我就大胆地采用一些京剧的行腔方法，使音调由生硬变为柔和，把一些小腔和大腔有机地联系起来，便更能自

然地表达感情了。此外,有的地方我吸收了梅先生唱腔的清丽典雅、程先生唱腔的含蓄深沉,有的地方我运用了西洋音乐大幅度的八度下滑音、装饰音、水音和一些抽泣的颤音。唱法上借鉴西洋发声法,善于控制自己的发音,讲究气息的控制,咬字的部位,技巧的运用和节奏的处理,使表演和唱腔互为波澜,浑然一体。

虽然,我饰演的赵艳容受梅先生《宇宙锋》的影响极深,但我并不满足于模仿、照搬,而是吸收了大师大方自然的台风,华丽典雅的演唱以及他灵活运用基本功的特长,如手势、眼神、水袖等等的精华来滋养自己,从而形成自己的特点。如京剧该剧中陪伴赵艳容的是哑奴,而汉剧是哑乳娘。因为乳娘处事老练,有不少动作可加,表演上就有便利,这样更利于赵艳容的装疯。在第一次戏曲会演中,其他剧目没有碰头彩,我们汉剧《宇宙锋》有。这些掌声不是拍给名演员的,而是拍给哑乳娘的。王瑶卿老先生带头鼓掌。

再如京剧中,赵女对皇帝是痛骂的。但在汉剧中,我就很适当地掌握了赵女的性格和当时的思想感情。因为在这一场面上,赵女痛骂是必须有一个限度的,否则极容易被识破而杀头。因此我表演这一场,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了赵女对皇帝的痛恶,而又希望有求生机会的思想感情。

总之,我主演的《宇宙锋》在艺术结构、舞台节奏、演出方法、舞台面貌诸方面都有丰富与突破,轰动了京华。是热烈的掌声使我惊醒,我谢完幕刚回后台,崔嵬同志走过来紧握我的手说:“伯华同志,祝贺你!你的表演比排练时还要精彩,有些即兴创造,是我想也没有想到过的。”

“真的吗?”我似乎还沉在剧情之中,木愣愣地说:“我没有背离你的要求吧?”

“没有。你演得更丰富,更完美了!”崔嵬同志由衷地赞扬道。

这时,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这是高兴的泪,是汉剧艺术重放光华的兴奋的泪。我从模糊的泪眼中,看到梅先生满脸含笑

地匆匆走来,亲切地祝贺我演出成功,并说:“你是陈派,陈伯华的陈派!”没想到当年在他家一时的玩笑话,他还铭记在心,并热情地给予肯定和鼓励。他还说王瑶卿老先生是轻易不夸奖人的,尤其对京剧的代表剧目《宇宙锋》,他从未对除梅一人以外的人给予任何青睐。然而这次他也首肯了,认为汉剧的确有特色,有许多长处。梅先生还真诚而谦虚地说:“我要向你学习。”这无异于给我最高的奖赏和鼓励。

《宇宙锋》演出的成功,震动了首都的观众和艺术界。这个剧目立即被选拔出来,作为重点剧目参加第二天中南海怀仁堂给中央首长的汇报演出。

当时天安门前的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兴建。中南海里的怀仁堂,两度改建,装修一新,富丽堂皇,是中国人民的最高级的会议场所,也是中国人民最卓越的艺术家登场表演的舞台。我激动的心情简直没法形容。

正是在这里,在这怀仁堂上,多少艺术家将前来演唱!他们来倾诉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唱出了人民之音,蹈出了胜利之舞。而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样的光荣会降到我头上,在中央领导人的面前进行演出,这是汉剧的光荣,是无上的光荣啊!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陈老总、贺老总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演出结束后,他们还特地上台向我们表示祝贺并和我们合影留念。周总理还亲自到代表团的驻地来看望我们,他指示有关部门:“汉剧在京剧之前,要大力促进汉剧艺术的发展。”他还叮嘱有关部门要关心我们的生活。第二天,中南区领导陈荒煤等同志经过努力,发给我们每人30元生活补贴费(这在当时确是笔数目可观的人民币),每人一件崭新的军棉大衣,每人每天牛奶一杯……我们沉浸在获奖演出后的喜悦和幸福之中。

这次全国会演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戏曲的丰富蕴藏和宝贵的传统。会演结束后,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闭幕仪式。主持会演组织工作的周扬、田汉等同志都讲了话,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表演艺术大师也都出席

了会议。周总理也亲临会场,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使与会者受到了极大鼓舞。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周总理的演讲风采,我几乎屏住了呼吸,沉浸在崇敬、仰慕、神奇的感觉中。他是那样气度非凡,又是那么和蔼可亲,尤其是他那带江淮口音的语调,更令我倍感亲切。

在这次会演中,除我个人获表演一等奖外,汉剧《宇宙锋》获演出二等奖;吴天保在《下书路会》中,获得个人奖;吴天保主演的《战樊城》和李罗克主演的《打花鼓》的展览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汉剧,又一次以其芬芳浓郁,香飘京华。

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央首长的接见和合影,敬爱的周总理亲切的指示和关怀,梅先生热情的鼓励,戏剧界无私的赞誉,彻底推开了我紧闭了十几年的心灵大门。我的心境豁然开朗,眼前阳光照耀,和风轻荡,我真正呼吸到了新生活那浓郁、活泼、跳跃的新鲜气息,醇美得像结晶的蜜汁。深夜,我凑着灯光,用那心爱的金笔匆匆地记下了这一切,这是我第一次用这凝聚着夫妻情爱的金笔写出我新生后的喜悦和闪光的心迹。我恨不能立即将这些报告给丈夫,让千里之外思念着我的刘骥也能分享到我的欢乐和幸福。

正在我们万分喜悦之时,却突然传来一个噩耗,我的义父董瑶阶先生在赴京的途中突发

心脏病,在折返武汉时便与世长辞了。我闻讯痛哭,全团同志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大家为董先生的猝然逝世深感痛惜。

在北京会演期间,我日夜盼望董师父来京。如果他当时也坐在首都人民剧院内,看到如此精彩的汉剧演出、看到如此热闹的动人场面,他该是何等的欢欣啊!几十年来,师父们为汉剧的复兴呕心沥血、不辞辛苦,不也就是盼望着今天这样的繁荣局面吗?

我想起董师父一生为人清廉耿直,和而不流,俭而不吝,痛恨时弊,不畏强暴。他好道信佛,晚年更甚。曾在九华山呆了一段时间,但他不甘寂寞的内心,渴望着汉剧的复兴。于是他又以一副与世无争的仙风道骨,出现在汉口。武汉一解放,他就参加了戏曲改进委员会,并与“大和尚”先生合作,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的拿手好戏,如《打花鼓》《活捉三郎》等等。

我清楚地记得师父曾对我说过:“伢啊,我老了,不行了。你年轻,要保持艺德高洁,品性纯真,日后汉剧会有出头的日子!”现在师父的预言应验了。当我在舞台上重光汉剧艺术、实现师父的期望时,师父却不能和我共享成功的欢愉,我为之哭肿了双眼。

全国会演闭幕后,大会决定崔嵬同志仍以中南戏剧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带领我们在北京、天津等地巡回演出,以扩大各戏曲剧种的影响。崔嵬同志许下了很多关于戏曲改革的心愿,可惜他的计划尚未着手,由于工作需要就被调到北京搞电影创作去了。但他并没有忘记我们。当《宇宙锋》由长影摄制成舞台艺术片后,他看样片时发现了几个问题,就在拍摄《宋景诗》外景的旅途中还匆忙地找到我们谈了他的意见。那时他为了便于化妆,脑门上剃了个“月牙头”,见到我们时把帽子一掀就倾心谈起来。他那形象引起了同



1956年,陈伯华在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为工人演唱(黄克勤摄)

志们亲切的笑声,而那股充沛的劲头也深深地镌刻在大家的记忆里,令人永难忘怀。1957年我们在上海赶排《二度梅》时,又和他不期而遇。他在我们住地整整看了二三个小时的排演,临别时又兴匆匆地说:“伯华,有了空我给你们再排出戏。”

如今,音犹在耳,艺在人亡。美好的愿望被一场意外的政治风暴摧毁了!当我听到崔嵬同志逝世的消息时,我伤心地哭了。真正了解我的导演只有崔嵬同志。他当年的一些话,哪怕是最严厉的批评,现在回忆起来,都是那么中肯、亲切。遗憾啊,遗憾!我和他的第二次合作终于没能如愿。但崔嵬同志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心中,他的谆谆教诲将永远鞭策我向艺术的高峰攀登!

爱与艺的抉择

荣誉像金色的花朵缀成的光环,使一个人一夜之间成为圣人和神明。然而我拥有这样夺目的光环,却承受着一种“左”的世俗舆论的揶揄:大资本家的姨太太、反动军阀的小老婆、大军阀的少奶奶等,如此的不协调,使我尴尬、难过。我虔诚地相信共产党,真心地要求进步,希望用自己的苦心修炼感动上帝,挣脱那恼人的议论。

全国会演后的总结会上,姐妹们充分肯定了我在业务上的刻苦钻研的精神,但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在过资产阶级太太的生活”等等。当时我感到难以接受。刚进剧团时,姐妹们的穿戴各异,旗袍、短衫、制服等等,什么都有,又有人戴耳环和手镯。但没过多久,也没有人通知和规定,大家的穿戴都渐渐趋向统一:辫子、短衫、长裤、布鞋,而且是蓝色一片。原来并不出众显目的我,突然和大家格格不入了。我穿着旗袍,烫着头发,就是不走动,也招来大家的窃窃私议。稍一走动,就会说招摇过市、一股资产阶级少奶奶的酸味、缺乏劳动人民感情。到北京参加会演,我们过集体生活,男的女的都睡通铺,我一时难以习惯,经常想家,偷偷哭

泣。当时我还不会洗衣服,罗惠兰姐姐总是主动帮我的忙。北京的重要活动多,我常常去理发店洗头,保持发型。我也常去商场购买护肤品及化妆品等。

后来在领导的帮助下,我开始认识到姐妹们的意见是对的。我要和大家打成一片,首先就是放下太太架子,换上合群的衣服和打扮:剪一头齐肩的短发,额前还留了一点土味的刘海儿;白细布短衬衫,蓝卡其长裤,系鞋带的布鞋,颇有一点民间的清新土味。我成天在剧团排戏,泡在排练场,三顿饭至少有两顿在剧团里吃。排练后汗湿的衣裤和鞋,都是自己在剧团里洗干净。每天早上和下午我都抢着打扫排练场等。虽然这些做法现在看来过于天真幼稚,但当时我下决心革面,再洗心。然而,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我烦躁、苦恼。回家后,常常一个人生闷气。

刘骥看在眼里,深深地理解我内心的痛苦。虽然他没想像过去那样参加和干预政治,但充溢着政治的现实生活却弥漫在他周围。一方面他为国家的富强、新生,人民的安居乐业,共产党的清明廉正的作风而高兴,但又为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苦恼。他比我更清楚我的处境和压力。虽然我在家里故意避免和掩饰在剧团中发生的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但是无意中流露的片言只语和焦躁不安的情绪,刘骥已猜到了十之八九,加上他从朋友那里,从社会上看到、听到的,他知道:我正面临着严峻而痛苦的选择。

一天,排了整整一天戏后,我还独自在排练场琢磨角色。一位上面的领导向我走来,他亲切地问我:“伯华,想不想入党?”

我率直地回答:“我不敢提这个要求,连写个申请书都不敢。”

“为什么?”他急切地问。

我先是双目朝他一望,然后低下头,一言不发。沉默了片刻,他终于开口:“伯华同志,拿出勇气来,坚决割掉资产阶级的尾巴,丢掉沉重的家庭包袱,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汉剧表演艺术家吧!”

当时出于历史的偏见和对马列主义的误解,人们认为政治倾向是由他的个人历史和成分决定的,不容改变。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如果要求进步,必须和家庭彻底决裂,与亲戚决裂,否则就不是脱胎换骨,真心革命。而刘骥原来是军阀、官僚和资本家,无疑是革命的对象。

我既感激,又爱恋和同情丈夫,舍不得和不忍心离开他,但是这样又必然影响到我的事业。我对汉剧事业越来越热爱,对新生活越来越迷恋,我绝不能再像从前一样离开舞台啊!刘骥知道这一切,但第一次没有勇气点破和疏导,一种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忧虑却时时咬噬着他的心。他也知道:一种难以言状的决裂迟早会来到的。

终于在6月的一个夜晚,月冷昏漠,星寒惨淡,我戏毕回家,泪尽心碎,偎着丈夫躺下了。一向很有自制力的丈夫,这时却一把抓住我的手,亲切地抚摸着我的肩头说:“伯华,我感激你的深情,我钦佩你的艺术才智和毅力,离开我,你政治上会获得解放,就会有更大的前途,相信你不久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他捋了捋我的头发,深情地说:“我也曾幻想过,我们白头偕老,但是不现实,起码是现在不现实。”

他翻身坐起,伏身书桌,抽笔急书了离婚申请,并签了名,又侧身对我说:“虽然这是一件痛苦的憾事,但我不责怪你,你没有错。”

我躺在床上,早已哽咽不已。这一刻,我的心剧烈颤抖,浑身发冷,我突然感到我的心的承受量其实是很小的。我摇摇晃晃地走到他身边,勉强叫了他一声:“菊村……”便失声痛哭起来。

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吉庆街办事处办理离婚手续。一回到家,刘骥就紧紧抓住我的手,坚定而固执地说:“伯华,今天婚是离了,但心是永远离不了的。我等着,就是80岁,我也要回来与你再缔金婚。一定,一定会的。”他那激动和

自信的神情,简直像一个固执的孩子。

一会儿,刘骥冷静下来,颓伤黯然地跌坐在沙发上。一缕眷恋之情掠过我的心间,我动情地说:“先生,你是爱国人士,省政协委员,党和政府会相信你的,不必因我的离去而忧伤。你近年来,眼疾加重,要多保重身体,心境放开朗些,莫为一些小事烦恼。”

“嗯、嗯。”

“我本来可以和你白头偕老,共度晚年。但我是汉剧的子孙,是一个天生的汉剧迷,汉剧就是我的生命,舞台就是我的生命,失去这些,我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先生,我请求你原谅我。”

“嗯、嗯。”然后他抬起头,痴痴地望着我,嗫嚅道:“我懂得,一个人对事业的信仰和热忱是无法动摇的。”

我噙着眼泪默默地点点头。

时近傍晚,为了别离,刘骥买回了猪蹄膀、叉烧肉及奶油蛋糕等我爱吃的菜肴。他拈了一只猪蹄递给我:“趁热的吃。”

我拿着蹄膀,难以下咽。这几天,刘骥明显地消瘦,衰老了,往日那潇洒、豁达、自信的气度已消失殆尽。我不由得一阵心酸,强忍住泪



陈伯华、刘骥夫妇和小朋友们在一起

水,温柔地说:“先生,你不要把感情看得太重,苦了自己,凡事还是超脱些。解放了,人人都在过新生活,你也要振作精神,为人民和国家多多做些有益的事。有空,可以出去走走。”

“是的,我苦苦追求了几十年的‘天下为公’的理想,今天实现了,尽管有些事令人不理解,难以满意,但我还是感到欣慰。我打算先到北京、天津看看,再去南京看看孩子们,或许就会定居在南京的,免得在武汉影响和牵连你。”

他慢慢举起酒杯,将酒一饮而尽,然后深情地说:“伯华,今后我们相隔两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终于忍不住伤感的泪水,我泣诉着对丈夫表示:“先生,你对我好,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你我虽然分离,但请你相信,我以后再也不会爱什么人了,也不会结婚成家,我愿将对你的爱全部献给汉剧事业,献给我的汉剧舞台……”

当晚,他谢绝了亲戚朋友的相送,等到天完全黑透,让别人看不见他时,他才悄悄离去。临别前,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默默地凝视着我,那聚结在眼眶里的男子汉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重重地滴落在我的手上。从此,我们武汉、南京天各一方。

离婚,是我在家庭爱情和事业中作出的抉择,这种扯裂,这种人生的两难,使我的人生第一次品尝到人生最根本的痛楚和缺失,其沉痛、无望与幻灭,不下于去“死一次”。然而,正是这痛苦、无奈的双重抉择的经历,造就我与艺术融为一体,也使我找到了在哀伤和痛苦中,倾吐感情、诠释灵魂创伤的精神慰藉。

同时,我由爱情的痛苦而产生的那种对艺术的强烈挚爱,又如同风雨中萌芽的种子,在我心中长成一棵艺术的常青之树,它将向世人散发出我追求艺术美的智慧光芒和爱的馨香。我在演出中尽情讴歌男女间的美好爱情,我也歌颂伟大的母亲和母爱、歌颂孩子和童心、歌颂气象万千的人间变化,我把爱的光芒辐射在我生存的一切空间。我的表演,不仅流露出女性的温柔细腻、华贵秀雅,也表现出悲天悯人

的博大情怀。爱人、爱生活、爱艺术,这将成为我一生表演的永恒主题。

中南戏曲代表团旅行会演团回汉稍事休整后,我又率团到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南宁、广州等大城市巡回演出,成千上万的观众为之倾倒,汉剧声誉远播四方。

巡回演出回到武汉后,武汉市委决定将在汉的三个汉剧团(汉剧一团、新生汉剧团、民众乐园汉剧队)合并,成立武汉市汉剧团,由吴天保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其中吴天保、胡桂林、李春森、李罗克、周天栋、李四立、袁双林等都是汉剧界的著名演员,颇有影响。可以说我们的班底十分雄厚,是历史上任何汉剧班子所无可比拟的。

这一年的年底,我们从朝鲜慰问演出归来后,在北京作了短暂的汇报演出,我就准备率团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汉剧《宇宙锋》的舞台艺术片。临行前,梅兰芳先生特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很中肯地对《宇宙锋》的拍摄提了很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他充分肯定了汉剧《宇宙锋》的特色,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要学我的《宇宙锋》也可以,可千万不要把你们的乳娘也改成哑奴了,把赵高修本这一出戏也改掉了。”从这些话里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任何创作都应该表现出不同的风格,还要有艺术家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即使像《宇宙锋》这样完全相同的剧目,也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梅先生还亲自对剧本的主题和赵艳容这个人物作了深刻的分析,并认真细心地指导我。他说,倘若说前一时期他自己扮演的赵女是古代妇女中“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典型性格,她的心中仍蕴含着幸免于祸的一丝希望,而这种希望是终归要破灭的。那么,汉剧《宇宙锋》表现赵女身上不仅具有坚贞的品德,更具有坚强的意志,强烈的战斗精神,使观众感到人物形象更高大了。梅先生的这段话对我把《宇宙锋》精雕细刻为汉剧艺术珍品有很大的帮助。

(待续)